4

世界艳史

军 政 界

（四）

饶志良　主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五十、情场上晕头转向的拉瑟福特·伯查德·海斯 …… 1
五十一、风流放荡的葛菲尔德 …… 6
五十二、沉湎于肉欲的印度‘圣雄’甘地 …… 15
五十三、两次入主白宫的流浪者克利夫兰…… 19
五十四、无法克服人性缺陷的‘铁骑’罗斯福 …… 26
五十五、风流富尔死在情妇身上…… 36
五十六、性的崇拜者和恐惧者——伍德罗·威尔逊…… 39
五十七、性欲旺盛的华伦·甘梅利尔·哈定…… 51
五十八、戈培尔与芭萝娃的风流韵事…… 81
五十九、美艳浪荡的川岛芳子…… 86
六十、狂人、伪君子墨索里尼 …… 93
六十一、浪荡一生的爱德华七世 …… 113
六十二、同性恋者埃迪和侏儒乔治 …… 144
六十三、性丑闻缠身的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 …… 148
六十四、为荡妇放弃王位的爱德华八世 …… 164
六十五、多行不义必自毙——弗朗西斯科·沙拉诺·洛佩斯 …… 172



五十、情场上晕头转向的拉瑟福特·伯查德·海斯

1. 性欲强烈的海斯

拉瑟福特·伯查德·海斯在格兰特总统之后继位。1852年的一天晚上，一阵难以驾驭的奇妙肉体冲动冲击着已经30岁的海斯的灼热的躯体，他被搞得浑身燥热，不能自己。事情是这样的，那晚，海斯正兴致勃勃地听阿加西教授神采飞扬的演讲，地点在辛辛那提的“青年男子经济自由协会”礼堂，海斯偶然间瞥见听众中的一位年轻女性，那女士也正十分专心地听讲，这时那种雄雄燃烧的欲望之火煎熬着他的躯体，发自心底的生命的冲动勃然而起。

演讲结束后，听众渐渐离去。海斯发现自己正意乱情迷地跟在那个女士后边，不远不近地走着。他就这么鬼使神差地像个影子似地在后面跟着，尽管这时他早已被倾盆大雨淋得像只落汤鸡。最后，那女士消失在河边的一所破房子里。那房子十分破烂，他看见一对男女在暗淡的灯光下十分迅速地脱光了衣服，他立刻意识到那个女士原来是个妓女，一种难以抑制的亢奋使他口干舌燥、血管肿胀、呼吸急促，也就是那激情的一瞬，他在肉体上感受到了一个30岁的男人到底需要什么。

2. 对女性的感情受妹妹范妮的控制

那时候，海斯与妹妹范妮关系特别亲密，他对她十分溺爱，而范妮也十分崇拜他。有一次范妮告诉海斯：“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作为一名律师，海斯乐于帮助女性当事人。海斯倾斜女

性政策使南希·法瑞尔小姐受益非浅。她是一个毒杀四名无辜者的嫌疑人，但是海斯不停地为她忙碌奔波，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最后南希仅仅被判为精神有问题而非毒杀罪。

可以想象，海斯小时候，对异性来讲也是颇具诱惑力的，从女士们对他的称颂之词中就可以看的出来。15 岁那年，他写信给朋友说：“ 你知道皮克特如何向女孩子炫耀自己吗？我炫耀自己如同一枝太阳花 ”。

22 岁时，海斯向范妮诉说了心事：“ 为什么在你们当中，总存在一些整日殚精竭虑、不厌其烦地来纠缠我的女孩子。” 他断然拒绝了她们，还说有个来自哥伦布州的女孩儿早已占据了他的心灵。其实这个他口中的心上人根本就不存在。

海斯在桑达基时，曾经有过无数的女孩热烈地追求他，逢迎他，也有过很多的女孩儿无情地遗弃他，厌恶他，只是，他的真爱一直没有出现。但是海斯却在俄亥俄的弗里蒙特，真正地感受到了爱。一天夜里，海斯悄悄地从天主教修道院的围墙上爬过去幽会一个姑娘。后来范妮发觉了这件事，她十分不理解海斯为什么这么轻率地与一个村姑约会，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件事的厌恶与鄙视。

“ 桑达基有很多年轻美貌的姑娘可是你都不喜欢，” 范妮写道，“ 也可能是我的想法过于偏激，但我不得不奉劝你千万要慎重，你不可能长久地呆在桑达基，那些美丽的姑娘也不会一直等着你。所以你绝对不能娶一个层次低下、有失体面的女孩儿，否则的话我们家族的颜面也将被你丢光。哥哥，你不要介意，不是我啰嗦，只是我出嫁后就没有人这么劝诫忠告你了，如果你觉得我干扰了你的生活，那么，我以



后会缄口不言的。”

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海斯也晓得妹妹这样做是为他好。于是他决定一定要娶一个像妹妹一样的妻子，至少不比她差。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海斯毅然挥刀斩断了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朱丽娅·巴特斯的情丝。因为范妮告诉过他只要朱丽娅对你稍有不满，立即就会毁坏你的名声。

很快，海斯又看上了另一个蓝眼睛的漂亮姑娘，她是朱迪迦·莱恩的兄弟的女儿，但是这个女孩没能完全符合妹妹的苛刻的条件，而且她身边众多的护花使者也让海斯自惭形秽，海斯只好不情愿地放弃了这场单恋。那时有一位名叫范妮·帕克丝的小姐经常到莱恩家中做客，海斯对其十分迷恋，于是海斯写了一封长信给妹妹，说出自己发自肺腑的话，他说她的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妹妹的要求。妹妹于是同意了，但是范妮·帕克丝却果断地回绝了他。这大大地出乎了他的意料，但这又可以理解，总不能任何一个女孩儿都会接受他的求爱吧！很快海斯又看上了哥伦布市的扬基女孩儿——“ W 小姐 ”。

3. 为结婚而结婚

海斯越来越渴望结婚了，但是欲速则不达。21 岁时他用 25 美元的赌注，担保自己会在 25 岁的时候结婚。但是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他依旧一无所获，他向范妮发出了哀号：“ 我简直忘却了爱的滋味。”

海斯曾经把自己称作是“ 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 ”，但是他逐渐发现妻子才是他最真实的快乐，“ 她会帮我处理一切来往的信件。只要是有学问、有修养、有气质的女人，都能写出情感充盈的信，但是对男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会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信，再美好的东西到了他们的笔下也失去了韵味。”他已经心如死灰了。1850 年，他又在无可奈何之下结束了一段麻木而且毫无趣味可言的感情，因为那个女人过于招摇和轻浮。

最后，他面临着对两个女人的抉择——毕业于辛辛那提卫斯理女子学院的露西·违布以及范妮的朋友海伦·凯丽。海伦是新时代的开放型的摩登女郎，她办事老练圆滑，对别人诱以色相，经常有大批虔诚的追求者簇拥着她。

显然，海伦那奔放的激情、强烈的性欲，激起海斯无限的性冲动，但是她还有好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连范妮也十分反感海伦自以为是的孤傲性格。这样，幸运之神垂青了露西。露西虽然有些拘谨老派，但是她循规蹈矩的性格似乎更能给海斯足够的安全感。即使这样，优柔寡断的海斯还是难以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这场持久战竟然持续了一年半。

海斯之所以举棋不定，是因为妹妹范妮更青睐于海伦。如果嫁给哥哥的是海伦，那么哥哥可以住在离自己较近的地方，否则的话，哥哥可能远离自己。

此时，海斯也开始受到海伦的玩弄，她时而退缩躲藏，时而挑逗进攻，时而声称此情不变、天荒地老，时而又与别的男人鬼混嬉闹。从海斯后来的日记中能够看出，这种性爱的虐待带给了海斯无尽的痛苦。

最后，海斯终于对海伦绝望，1852 年，他不顾一切反对，娶了露西。后来范妮也结了婚，并有了孩子，但是海斯依旧对她言听计从。后来范妮死于难产，海斯十分难过，他对露西说：“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范妮。”

露西极度仇视奴隶制，她极力支持海斯进行反奴隶制活



动，还建议海斯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施政体系的政治纲领。而且，露西早些时候还倡导过女权主义。海斯当选国会议员后，她还经常与之一起视察学校、医院和监狱。

内战期间，海斯入选俄亥俄第 23 步兵团，露西也随丈夫一起南征北战，她也因为常常奋不顾身地救死扶伤而被大家亲切的称为“ 母亲露西 ”。她随丈夫一起入主白宫后，她一贯坚持禁酒，她禁止在白宫中以酒待客，人们又送给她“ 柠檬水露西 ”的雅号。

海斯任职总统期间，激烈上演的性解放运动耗尽了他许多精力。他的堂兄约翰就亲眼见过一群疯狂的性解放者——他们自称是“ 完美主义者 ”，鼓吹“ 共产共妻 ”——到处宣传男女混居杂交的众多优点。不但如此，他们还建立了奥内达委员会以推行性解放运动，也因此而被赶出佛蒙特州。

更糟糕的是，一夫多妻制度在那些摩门教徒中间依旧被奉行着。海斯对此也极力镇压，他下令逮捕非法重婚以及多婚者，并将那些提倡鼓吹一夫多妻制度的人驱逐出境。

安东尼·康斯托克是反色情文化的活动家，他领导了道德改良运动，他极力推崇弘扬民族文化的文艺作品，而且在 1873 年建议国会下令禁止邮寄淫秽物品。1878 年 6 月，政府逮捕了新英格兰性解放同盟的创始人埃兹拉·哈维·海伍德，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用诗歌的形式传播性解放思想，并反对婚姻制度。

“ 那个男人传播反动思想，印刷了淫秽书刊，这些都大大地误导了现在的年轻人，我是绝对不会纵容这种行为的。”海斯慷慨激昂地说。但是海伍德被抓起来之后，海斯并没有为难他。因为他的作品只是有些反动，还没有到淫

秽、下流的地步。

尽管露西是一个极端禁酒主义者，但是人们还是十分爱戴她。六大本摩洛哥线装书里都记录了有关人士讴歌赞美露西的文字。在奥立弗·沃戴欧·霍布斯、约翰·格格里弗·沃蒂尔、亨利·沃达斯沃斯·朗基罗等著名诗人的诗中，露西也得到一致的赞同。

五十一、风流放荡的葛菲尔德

1. 与自己过于频繁的手淫行为作斗争

詹姆斯·葛菲尔德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在小木屋中出生的总统。父亲的早逝，使得年幼的葛菲尔德过早地成为家庭的支柱。他们在俄亥俄州奥兰治拥有一个小农场，葛菲尔德经常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他也逐渐地体会到了生活的滋味。痛苦和贫困使葛菲尔德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但他却酷爱学习，于是便利用冬天短暂的休耕时光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17 岁时，葛菲尔德在俄亥俄运河上拉纤。

那里的生活使得葛菲尔德大开眼界，他觉得奥兰治的农场生活枯燥得令人窒息。这时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大城市的生活中去。他逐渐地好奇起来——运河下游就是克利夫兰——那里娼妓盛行，妓院鳞次栉比，这些都极大地吸引葛菲尔德来到这里。克利夫兰素有“俄亥俄之星”的称号，当时，该城风气十分奢靡，到处弥漫着淫荡荒诞的气息，必须要有一部严格的法律，制止这种令人厌恶的风气。

葛菲尔德利用自己的血汗钱报考了那里的一所走读学



校。他虔诚地信仰基督教，是个狂热的宗教徒，他在学习上也是同样地执著努力，于是他的成绩赶上并超过了那些城市里的公子哥们。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和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年夏天，他通过做木工而独立地完成了在俄亥俄州切斯特市格乌高学院的学业。5 年后，他仍懊悔自己在运河上浪费了大好时光。

“ 主啊！我无法摆脱那悲哀的堕落，我沉溺于淫欲与放荡的生活，我也知道自己正在逐步丧失人格与理性，我是撒旦十恶不赦的门徒！” 他这样写道，“ 锦绣前程几乎葬送在自己的手里，这让我身心俱毁。”

那时，葛菲尔德陷入了极度忧虑之中，一方面他尽情享受手淫带来痛畅淋漓的快感，另一方面又为它带来的恶果所折磨。其实，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就曾经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书：瑞沃德·约翰·托德的《少男们》、亨利·沃德·比查尔的《给少男们的七条建议》以及奥森·S·法乐尔的《多情种子》，后者对手淫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葛菲尔德渴望而又恐惧地拜读了这些醒世恒言，他恨不得这些书传遍美国每一个角落。

在《少男们》一书中，瑞沃德·约翰警告说，90% 以上的男孩子开始沉溺于手淫之中。对于那些成年男子们来说，他们经过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体力依旧旺盛，精力依旧充沛，那么手淫对他们并不会造成什么损害；但是对于处于发育阶段的男孩子来说，他们性结构还不完善，并且精力不足，体力有限，所以他们应该避免手淫。从这个角度来看，手淫不仅仅能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危害，而且必将使那些沉溺于手淫之中的孩子们陷入精神的极度恐慌之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甚至精神错乱。

法乐尔则对手淫者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苍白的面孔没有半点血色……眼睛深深地陷入眼眶，目光呆滞”。事实证明：“不断的手淫改变了男孩子们的处世态度；”“见到女性就想入非非，如同一个淫棍；而且通常他们都精神不集中、情绪低落。”

葛菲尔德痛苦地觉得自己完全符合这些书中所说的现象，但是法乐尔的绝欲思想又使他十分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后来在他的大脑经过仔细检查之后，专家断定“淫秽的色情垃圾”充斥着他整个大脑。不难想象，他手淫得实在太频繁了。

为了杜绝手淫，葛菲尔德进行了冷浴疗法——开始的时候在塞格瑞河边一个隐蔽的小水坝内。后来，葛菲尔德在海勒姆学院建了一个专用的冷水浴池。

2. 对同性恋有浓厚的兴趣

那时，同性恋又使葛菲尔德深深着迷。拉丁语曾经是他的必修课，他还精通希腊语，所以他能很顺利地读懂维吉尔、塞内加、普鲁塔克、西塞罗等人的作品。因此，19 世纪的作家们经常把葛菲尔德的同性恋倾向与他疯狂的无节制的手淫联系到一起。

但是，有人断言，葛菲尔德确实有一个男朋友，这个令葛菲尔德着迷的对象是一个名叫奥立弗·B·斯通的年轻人。葛菲尔德在日记中记录了有关事情，他对此充满了忧虑，他甚至还对自己的性错乱产生过怀疑。

葛菲尔德在海勒姆学院时任职英语教师，这对他来说早已轻车熟路。同时他还通晓古典文学，是个小有成就的诗



人。据说他的朋友们曾经亲眼目睹他同时用两只手写希腊文和拉丁文，他们极为震惊。

3. 终于与女性发生了性关系

年轻时的葛菲尔德坚决远离年轻女性，他还常常为她们大胆的外露而吃惊。但是他却对年轻貌美的女教师阿尔美达·A·布恩深深着迷。阿尔美达曾经深恋过，但是这段情感却因未婚夫的猝死而夭折，从此她也关闭了感情世界的大门。虽然他们之间是一种纯柏拉图式的恋情，但是她还是走进了这个运河少年近乎封闭的感情世界，她让他懂得了怎样看待异性和感觉“爱情”。

那时，葛菲尔德爱上了玛丽·休拜欧，后者是他学生时代的同学。他写了许多情书和诗送给玛丽，他们还一起在月光下散步。葛菲尔德笑称两人之间的爱情是一场“冒险活动”，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意思就是两人之间正进行一场“天真却又具有危害性的感情游戏”。后来，她主动向他进攻，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升温。据说，两人还发生了身体接触。

他们真挚的爱情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玛丽的家人们也十分欣赏葛菲尔德，于是他们建议两人订婚。那天，天下着雨，葛菲尔德应邀来到了玛丽的家，一家人热情地把他请进屋，极为客气地招待他。葛菲尔德在凄风冷雨中着了凉，他浑身已经湿透，冷的直发抖。于是，家人扶他上床，之后玛丽的父母去了姐姐家，只有两个人留在屋里。最后，玛丽无微不至地照顾了生病的葛菲尔德整整一天，她为他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他的日记中证实了这些。

但是他的热情却突然逝去。确切地说，葛菲尔德的态度

在婚期的前夜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第二次婚姻对于他母亲来说是噩梦一场。一年后，她一个人孤单地回到家乡。丈夫以她未能尽到妻子的义务为借口将她休了回来。就这样，她的名节遭到了极大的玷污。

葛菲尔德又认识了许多其他的女性，他经常跟她们呆在一起。这时他又认识了另外一名同学卢克丽露·伦道夫，为了得到美人垂爱，他竟然说自己还是单身，甚至还没订过婚。这一举动激怒了玛丽一家人，他们把葛菲尔德写给玛丽的情书公布于众。玛丽的遭遇得到了海勒姆学院女士们的同情，一时间葛菲尔德被搞得声名狼藉，他成了众矢之的。

或许人们这么做似乎过于苛刻，毕竟他还没有正式向玛丽求婚。“ 世界与社会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美好的，两情相悦的甜蜜生活更是让人着迷。” 他写道，“ 但是当对一个人逐渐了解和熟悉之后，那种脆弱的感情让人感到肤浅，并发现彼此的人生之路是如何的迥异不同，那没有基础的感情更是让人感到百无聊赖，空洞乏味。”

葛菲尔德总觉得自己出身卑贱，所以尤其渴望荣誉和尊重。为此，他决定向海勒姆学院院长的女儿卢克丽露·克里特·伦道夫求婚。她接受了他的求爱，并把他带回家。两人在卢克丽露的房间里单独相处，没有人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

尽管如此，葛菲尔德还是对上次的婚变耿耿于怀，他对自己与卢克丽露的归宿问题忧心忡忡，如同惊弓之鸟。两人原计划在 1854 年葛菲尔德一毕业就立即结婚，但是这本已迟到的婚姻再次因为求学而搁浅，葛菲尔德又决定去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的威廉学院继续学习。这就是说两人最早也要



在两年之后才能结婚。

4. 沉溺于“三角性爱”关系

在威廉学院求学的那段时间里，葛菲尔德仅仅返回海勒姆一次，与卢克丽露也只是匆匆短暂的相聚。而此时他经常去纽约帕斯特克欧的基督圣教会——只是为了约会一个新朋友—玛丽亚·林达夫人。玛丽亚与丈夫毫无感情，多年来两人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一见到葛菲尔德，就如同走进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当玛丽亚听说葛菲尔德与卢克丽露已有婚约时，她知道，倔强而又腼腆的葛菲尔德不会为自己驻足，于是她向自己的好朋友丽贝卡·塞莱克求助，并安排三个人会面。由于经常光顾玛丽亚家，所以丽贝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代替女主人盛情款待葛菲尔德。在昏暗灯光的作用下，在威士忌酒力的催动下，葛菲尔德丝毫没有反抗地被两个“姐姐情人”俘虏了。丽贝卡降服男人的本领远远高于冷淡的卢克丽露。热情放浪的她，两性交往经验丰富，笨拙的葛菲尔德对她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没过多久，玛丽亚心领神会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只有丽贝卡和葛菲尔德两人在屋子里了。在他后来的信件中记载了这一时期两人的翻云覆雨之事，以及男欢女爱的大段描述。信中还大大地赞扬了玛丽亚，他说是玛丽亚让自己享受了如此销魂之事。他还直截了当地说：“玛丽亚并不是总在场的。”他是指与丽贝卡做爱的时候。最后，三个人建立了一种“圣洁的三位一体”式的“三角性爱”关系。丽贝卡与玛丽亚互称姐妹，两人心平气和地共同侍候葛菲尔德。

1856 年，葛菲尔德终于走出威廉学院的校门，年仅 26

岁的他在海勒姆任教，每个月 50 美元的薪水。离开丽贝卡的日子让葛菲尔德倍感孤独，他给丽贝卡寄去了无数的情书。当然，丽贝卡也同样深情地思念着他，每当读完葛菲尔德那令人激情迭荡、热血沸腾的信件后，她都会把它们贴在心口，静静地感受那种骚动的温柔。

丽贝卡终究忍受不住相思的折磨，她迫不及待地来到海勒姆。卢克丽露根本就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仍被蒙在鼓里，甚至当所有人都对葛菲尔德与丽贝卡的奸情议论纷纷时，她还竭尽全力为葛菲尔德辩护。她声称她对葛菲尔德的品行和修养最有评断权。她对一切善意的忠告和恶意的嘲弄都一概拒绝。

葛菲尔德确实对丽贝卡的到来感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他只好再次上演昨日的一幕。试图与丽贝卡、卢克丽露也建立起一种同样的“三角关系”，同时竭尽全力想让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人成为姐妹。葛菲尔德从政期间高超的驾驭协调能力在这时就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来——他终于再次得逞，居心叵测的丽贝卡和孤芳自赏的卢克丽露一同参加葛菲尔德每天晚上的“圣经”讲座。而且，三个人长时间地形影不离，经常共同在各种公开场合出现，诚挚的微笑和坦率的目光粉碎了一切“流言蜚语”。但是自作聪明的葛菲尔德依旧对这种变态的三角关系作不出合理的解释，沉默寡言的卢克丽露让他无所适从。他也无法知道她的真实感受，她在想什么。

5. 与卢克丽露的毫无激情的婚姻

一年后，卢克丽露家再一次提起婚约。葛菲尔德实在找不到什么拖延的借口了。他再次只身赶赴帕斯特克欧，故地



重游。回来后，他将一切事实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卢克丽露。她没有责怪他，但她无法发自内心地原谅丽贝卡，更不可能成为朋友。

卢克丽露极度的忍让其实给了葛菲尔德毁约的机会，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与丽贝卡结合，但这是不合情理的，这是残忍的无耻的罪恶行为。他不能违背婚约，“ 因为我别无选择，这是可憎的婚姻制度的恶果。” 坦白地说，葛菲尔德十分讨厌“ 一成不变的婚姻 ”，他的这种对待爱情的偏执的态度，使得许多像他一样渴望真情的人深受其害。这时卢克丽露也受到空前的打击，她失去了对婚姻应有的热情。她对两人的未来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这场马拉松式的恋情终究要有个了断，已步入大龄青年行列的他们决定结婚。

“ 我们节省点吧，婚礼用不着太铺张，” 葛菲尔德毫无热情地写道，“ 就依照你的意思办吧 !”

婚礼就在这种抑郁的氛围中举行了。1858 年是个令人伤心的岁月，貌合神离的两个人组建了这个缺乏热情的家庭。很快两人就公然宣称对立，夫妻感情急骤降温。这场勉强的婚姻使得葛菲尔德感觉自己犯了“ 一个大错误 ”。为了排遣心中郁闷，他决定外出旅行。内战爆发后他找到了一个远离卢克丽露的更充分的借口，他成为了北方联合军的一名军人。

1862 年著名的塞龙战役后，葛菲尔德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只好回家疗养。那段时间，卢克丽露恪尽职守，无微不至地照顾了葛菲尔德，两人又重新找回了感觉，又想起了 1854 年以前那段开心的日子。经卢克丽露详细计算，四

年来，甚至在刚结婚的那几年里，两人共处的时间还不到20周，所以她发誓再也不会让别人把丈夫从身边夺走。

6. 不忠的丈夫

但是，葛菲尔德本来就不是个从一而终的人，随着病情的不断好转，他不甘寂寞的性格再次显露出来。很快他随便找个理由去了纽约，重新投入丽贝卡·塞莱克的怀抱。1862年秋，葛菲尔德又与《纽约时报》的记者，18岁的露西娅·卡尔洪打得火热。具体细节无人知晓，但是人们却保留了他向妻子交待这件桃色新闻的诸多证据。和上次一样，她原谅了葛菲尔德。但是1867年葛菲尔德又一次单独约见了卡尔洪夫人，旨在要回那些由肉麻之词堆砌的所谓的情书——他写给她的——以免破坏自己的政治形象。卢克丽露担心他们会旧情复燃，所以，那段日子她整天不断地祈祷，“他的锦绣前程几乎毁在这无边的失去理性的欲望手里”。

其实，如果这是葛菲尔德第一次否认自己的桃色事件的话，或许善良的人们会信以为真，但是他不断反复地这么做，再也没有人相信葛菲尔德是个君子了。他找不到理由，更找不到听众，去听他天花乱坠地吹嘘自己是如何清白，如何远离性爱之类的梦呓。在1880年总统竞选中，有消息证实说，葛菲尔德曾经光顾过新奥尔良的一家妓院，并同一个风骚放荡的妓女……

尽管个人作风十分不检点，但是葛菲尔德还是在1880年末顺利入主白宫。但是，看上去随心所欲、风流得意的他，却落得了个可悲可叹的下场。四个月的总统生涯之后，1881年7月2日，葛菲尔德被求官未果的查尔斯·J·吉托在华盛顿火车站用枪击中。同年9月19日，这位风流君子



在新泽西埃尔伯伦永久离开人世，享年 49 岁。其后很长时间内，有关葛菲尔德的风流韵事仍旧被到处传播着。卢克丽露在他离去后孤独的 36 年中，一直住在俄亥俄州，并且始终为平息丈夫那些风流债务努力细心地工作着。

五十二、沉湎于肉欲的印度“圣雄”甘地

甘地是印度民主主义的领袖，在印度被尊为“圣雄”。1869 年，甘地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他信奉素食主义，提倡苦行，反对杀生；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他还在“一战”之后带领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并长期作为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积极吸引农民参加民族运动。甘地为印度民族独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影响力几乎可与宗教相媲美，其辉煌业绩千秋万代不灭，永垂不朽，流芳千古。然而，这位最伟大的“圣雄”却在 1948 年的教派纷争中不幸遇难，享年 79 岁。

1. 沉醉于性放纵

甘地在印度西部的一个上等宗教家庭中出生，他从小就性格温顺，孤僻怕羞。甘地相貌十分丑陋，硕大的鼻子占据了削瘦的面孔的大部分面积，再配上一对招风大耳，显得有些滑稽。他与双亲关系融洽，特别是母亲，对他的信仰方面影响颇深。

甘地在 13 岁的时候，就按照印度风俗与一个女娃娃结为夫妇。三年后的一天，当他正要强行与这个女孩发生性行为时，听到了父亲去世的恶耗。从此，他便觉得性是罪恶的，并慢慢地把这种感觉升华为一种崇高的政治思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